

交错的彼岸

张翎 著

江南三部曲

你的躯体
显得那么干瘪瘦弱
你的汁液随着年华流走
留下的仿佛只是骨架
从你的此岸
我轻而易举地看到了
彼岸……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江南三部曲

交错的彼岸

张翎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错的彼岸 / 张翎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3

(江南三部曲)

ISBN 978-7-5339-4139-0

I. ①交…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9969 号

责任编辑 童洁萍

装帧设计 吕翡翠

责任印制 朱毅平

交错的彼岸

张翎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62 千字

印张 10.125

插页 4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39-0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张翎于阿尔卑斯山湖

书海里的重生之旅 ——“江南三部曲”再版前言

张翎

“江南三部曲”是我海外写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其中的《望月》，更是我的长篇处女作。书写《望月》时，我刚刚度过了在北美最初十年的艰辛求学谋生生涯，定居在多伦多，成为一名注册临床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有了“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积攒了几十年的阅历正渴望着一场疯狂的爆发，我从此开始了渴望已久的创作生涯。八小时工作之余的时间，被家务、阅读和必要的社交活动瓜分完之后，留给写作的，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边角料。那些年里我计算时间的单位，不是天，不是小时，而常常是分。可是我硬是用分堆积起来的时间，写出了《望月》（1998）、《交错的彼岸》（2001）和《邮购新娘》（2004）三部长篇小说。至今回想起来，我还会忍不住被当时的耐心和持衡所感动。

当然，那个时候我的写作所面临的敌人还不仅仅是时间。虽然出国前我就在一些地方性报刊上零散地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彼时我在汉语文坛却是个彻头

彻尾的无名小卒。与三部小说写作过程中灵感迸发的状态相比，这些作品的发表路途却艰难曲折得多，其中《交错的彼岸》的遭遇尤为坎坷。小说完稿时，适逢莫言先生接受一个加拿大文化节的邀请，来多伦多朗读他的作品。怀着一个文学新手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冒昧地请求他为这部小说作序。尽管当时距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一年，他已经凭借着一系列力作在汉语文坛享有盛誉。他怀着扶持新人的善意，为我写了一篇至今读来依旧有趣的序言。可是即使携带着如此沉甸甸的一篇序言，《交错的彼岸》也依旧没能在出版的路途上走得更为畅顺些。经历了从南到北一系列出版社的直接拒绝和委婉拖延，甚至一位资深文学编辑的冗长电话“指正”，我几乎对自己的文学功力彻底丧失了信心。几近绝望的时候，才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以极小的印数起印此书的出版社。

由于种种因缘际遇，这三本书在浩瀚的书海中打了一个滚就消逝了，甚至没留下一朵浪花。时隔十多年，在我获得了无数文学奖项，并凭借根据我的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而开始被一些读者知晓之后，我依旧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三本书，总觉得像一个拥有众多健康活泼的孩子的母亲，始终还对那个丢失在人海里的初生儿心怀愧疚。

这份愧疚散发出来的气味和波长，终于在多年之后被一家出版社所截获——它就是来自故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我今年春天来杭州的几所高校做文学讲座时，这家出版社与我签署了以“江南三部曲”为名

重版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合同。虽然在我的笔下出现过无数个江南场景和故乡人物,这却是我和故乡出版社的第一次合作。我期待“江南三部曲”能在书海中开始一趟重生之旅,希望它最终能游到彼岸,并在沿途留下一些水花。

《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记录的也是当时对世界的观察和反思。三部小说都描述了一些共同的母题,如故土家园,还有追寻理想家园的人,如《望月》中的孙望月和宋世昌,《交错的彼岸》中的黄萱宁和彼得·汉弗雷,《邮购新娘》中的江涓涓。他们有的从东方走到西方,有的从西方走到东方,出发时都是怀着鲜明的目的的,然而由于过程过于迂回漫长,他们丢失了目的,过程就成了目的,于是他们也就成了永远行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被生活的各种境遇碰擦出各样的伤痕,他们是有故事的人,他们行走在世界上的姿势是茫然甚至是跌跌撞撞的。他们与我后期小说中试图在大灾难的废墟里站立起来的人物,比如《阵痛》中的勤奋嫂,《余震》中的王小灯,《金山》中的阿法和六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两对人马面对面站立着的时候,就构成了我小说创作的一个整体。希望那些已经习惯了我疼痛书写的读者,能从“江南三部曲”里找到一种另类的惊讶和欣喜。

以上的文字,是《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以“江南三部曲”的形式再版之时的一些心语。我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对初版序言的一些回望和补充。当你,我亲爱的读者,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兴

许会窥见一个作家在行走和成长的路途上的一些足踪。

2014年11月24日

于温州南站蜗居

张翎笔下的爱情

袁敏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遭遇张翎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

三十多年前,我刚二十出头,在浙江省唯一的一本文学刊物《东海》当小说编辑。记得我刚从工厂调到杂志社不久,就赶上了《东海》去江山办文学笔会。那次笔会上云集了浙江省一批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我当时的身份刚刚从作者变为编辑,还不太适应这种转换,也没有什么编辑意识,一下子就将自己混同于一帮年轻的女作者中了。大家嘻嘻哈哈,甚是快乐。

记忆中,张翎是到得最晚的一个作者,她从温州来,迟到了一天。等她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不是貌有多美,而是气质出众!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和发梢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才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一切都还很禁锢。张翎的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那时,张翎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写作的灵感开始在内

心隐隐萌动。她不满现状,期待着生活中某种重大变化的发生。

再次见到张翎,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中间,张翎经历了一次伤痕累累的初恋。张翎疗伤的方式是咬紧牙关,努力在铁板一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1979年,张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离开温州,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在人才济济的复旦校园里,张翎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无论是学业的优秀,还是能力的出众;无论是容貌的靓丽,还是气质的清雅,张翎都是复旦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那时我还在杭州工作,周末有时 would 去上海看她,有时她也会利用节假日来杭,在我家小住。我一次次听张翎讲述她复杂而丰富的校园感受,也觉察到复杂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不断地磨砺着张翎认知生活的敏锐的触角。毕业前夕,张翎的生活又卷入一场风暴之中。张翎再次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对生活沉重的失望。她决定远行,这次她走得更远了。

1986年,张翎毅然决然地跨出国门,去了对她来说一无所知的大洋彼岸。从美国到加拿大,从繁华的都市到幽静的乡村,张翎一路前行,跋涉过千山万水,游走在东西时空。她像一叶小舟,时而靠岸,时而扬帆,各色悲喜人生从她身边一幕幕掠过,远近春秋风云朝她眼前一团团涌来。一个小女子渴望爱情的深井,在硕大无边的地球、世界和寰宇的沉浮中变成了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一个洞世者参透爱情的明眸,在山川巨变沧海桑田的轮回里慢慢变得温润、博大和包容。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张翎,在对爱情的书写中找到

了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终于有一天,漂流的张翎在一个清远幽淡远离喧嚣的所在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开始了只与精神对话的文学之旅。厚积薄发的生活积累,热爱母语的游子之情,得益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滋养的张翎,用她别样的角度、眼光和表达,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海外华语文学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我第一次拿到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时,刚刚到京城作家出版社任职不久,看到断了多年音信后突然从天而降的张翎,我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及至我读完了《望月》,我明白,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我幸运地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想,这是一种缘分。1999年,《望月》经我之手编辑出版。后来我又读到了她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再后来我又编辑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与此同时,我还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上不断地看到张翎的中短篇小说,看到她开始在国内各个文学奖项中逐渐露脸。然而,张翎似乎不愿意和热闹走得太近,虽然已开始声名鹊起,但她依然愿意置身文坛之外。我始终相信,张翎是不会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也不必仰仗获得各类奖项而确立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她会凭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视野。她笔下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爱情将会找到无数的知音,因为无论是寻找财富还是寻找权力,人们终极需要寻求的仍然是爱情。而张翎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任凭故事千变万化,爱情都是张翎笔下永恒的主题,也是张翎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这次浙江文艺出版社将张翎最动人的三部爱情

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以及《邮购新娘》重新出版,构成了张翎小说的“江南三部曲”,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创意。

我相信,张翎笔下的爱情,已经走过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成为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读者一定可以从中领悟到爱情的真谛。

2014年12月5日

写作就是回故乡

莫言

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世界上有许多艰苦的工作,但似乎没有温州人干不了的工作。能吃苦、能耐劳、敢想敢闯、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了幻想力和冒险精神,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张翎是温州人,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话。如果她耐着性子“熬”到如今,大概也局长处长的当当了。但她却抛弃了四平八稳的职位,一展翅膀飞到西洋。先是在加拿大读英国文学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听力康复硕士,毕业后到加拿大一家医院主管听力诊所。现在,她在主管着她的听力诊所的同时又写起小说来了。我想这就是典型的温州人的作为了。

近年来国内的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张翎的小说,但遗憾的是我一篇也没读。因为我一看到在作者的名字后边一个括号里出现一个外国的国名,心中就生出些许厌恶。因为我想既然是用中文写作用中文发表,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作者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特别地强调就有点卖洋味的意思。这也许是个偏见,但这

个偏见就使我少读了许多所谓的“留学生小说”，当然也就错过了张翎的小说。

今年三月里我应加拿大多伦多一个读书会的邀请，去那里参加了一个活动，见到了张翎和她的一群热爱着文学并坚持着创作的朋友们。他们的创作热情是那样地高涨，他们对文学的追求是那样的执着，他们对国内的文学创作是那样地关注和了解，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地感动和惭愧。在那次热热闹闹的酒吧闲聊中，张翎的朋友们频频谈到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时那种“无根”的感觉，样子都有些痛苦。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流行的说法，什么作家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啦，不能脱离熟悉的生活啦，听起来似乎满有道理，但并不一定准确，尤其是并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准确。文学史上有许多名著都是作家在祖国之外的地方写出来的，为什么到了交通如此发达、通信如此便捷的现代，离开了祖国反而不能写作了呢？其实决定一个作家能不能写作，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的根本不是看他居住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是看他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想象力。如果他具有足够强大的想象力，他待在多伦多也完全可以写他的温州——想象力应该比互联网要快得多！我感觉到张翎是同意我的看法的，因为我感觉到张翎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信心。既然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信心，自然也就不存在“无根”的问题。果然，几个月后，《交错的彼岸》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简单地说《交错的彼岸》是一个身在加拿大的温州女子写的两个温州女子在加拿大的故事，复杂地说

就很是复杂了。首先可以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因为它具备了侦探小说的一切条件。小说一开始就是女主人公黄蕙宁神秘地失踪,然后就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女记者介入了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女主人公黄蕙宁的出身、家世与个人命运被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在调查的过程中,女记者与警官的感情似乎也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这时,黄蕙宁失踪之谜也揭开了。但这个结果大出读者之意外,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味。这时,也就看出了作者仅仅是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技术形式来讲述她想讲述的故事。

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家族小说,因为事实上作者用多重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南方的金氏家族和美国加州酿酒业大亨汉福雷家族的故事。这两个家族的故事通过女记者的个人生活和她的调查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当然还可以说这是一部地道的情爱小说。这里有散发着江南梅雨气息的古典爱情,有澎湃着革命时期浪漫激情的政治爱情,有在当时显得大逆不道的涉外爱情,有姊妹易嫁的三角爱情……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作者在书中描写了这么多爱情故事,但几乎都是悲剧,从老一代到新一代,从国内到国外,有情人总是难成眷属。

说这是一部寻根的小说也没有错。首先是作家用写作在寻找自己的根,或者说她把写作当作了回归故乡和进入故乡历史之旅。不敢说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但作者起码是调动了许多的亲身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主人公。我想起码是在她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她的身体生活在加拿大,她的精神却漫游

在她的故乡温州和温州的历史里。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留学生小说。凡是在海外的人写的小说,都算留学生小说,这种划分的方式其实并不科学。因为事实上许多在海外写小说的人并不是什么留学生,即便是确凿的留学生身份,写出来的小说内容还是他们在国内时所经历过的或是听说的那点事。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我想这也是张翎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和她的小说的价值。

十几年前我在学校里混世时,听老师说:好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它的丰富和多解。一部小说让人读后感到非驴非马,让人感到难以言说,这部小说就是有价值的。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主题鲜明得让人一目了然,而且没有任何的争议,这部小说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交错的彼岸》是一部复杂的书,用上面的逻辑来推论,《交错的彼岸》就是一部有价值的书。

最后应该提到张翎的语言。张翎的语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觉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当然,张翎不是张爱玲,张翎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相信,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2000年8月24日于北京

第一章

1

此刻我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想你。

我的办公室在多伦多市区那幢极为有名的大楼上，第二十八层，坐北朝南，两面都是厚玻璃墙。透过前面的玻璃墙，看到的是一片南安大略省特有的蓝天。天通常是劈头盖脸地铺陈下来，没有瑕疵没有褶皱的，除非在有云彩的时候。云彩有时是橙红的，有时是橘黄的，有时是淡青的，有时干脆就是洁白的。在云彩和大地衔接的地方，有一片恬静的浅灰色。若不是偶尔有几片风帆割破那片宁静，我差一点就误认为那浅灰原本是云在地上的延伸。那汪浅灰，就是你我都熟悉的安大略湖。透过侧面的玻璃墙，看见的就完全是喧闹了。多伦多真是个喧闹的城市。在夜还没有完全隐去，天还泛着初醒的潮红时，街已早早地进入了亢奋状态。那一幢又一幢钢筋水泥摩天大楼，在晨曦中密密集集方方正正地矗立着，一如棋盘上的格子。那些在楼和楼之间蚁队似的爬来爬去的汽车，恰如棋盘上匆匆过河的小卒子。河东的要到河西去，